

林屋爲三十六洞天之一。奇峯環翠。危巒扶日。有石室三層。云卽龍威丈人修真處。當風清月朗。萬籟蕭疏。時輒遠聞吹笙誦經聲。好事者追跡尋之。寂然無響。此余友蔡眉良爲子言之。

名士留題

名士留題。不遇識者。輒遭毀棄。余心每以爲憾。杭州湧金門內。杜子橋茶肆後。有臨水小軒。檻擲碧波。瀟瀟綠楊掩映。風景絕佳。土人呼爲運河河下軒。內懸一聯云。此地是杜子橋邊。運河迢遞。有時見風來水面。月上柳梢。妙語天成。適與地合。忽來信父。指爲僞俗。竟易去之。

迷樓中之寶帳

平明捧檄樓中。張寶帳四座。帳名各異。一名散春愁。一名離愁。三名夜雨香。四名延秋月。風流宋洪邁。不令人真個銷魂。恐坐懷不亂。當此亦將舞魄成痴。何尤乎隋朝天子之心矣。其

幼時最喜看

飯牛翁小叢書

卷二 綠衫野屋詩話

餘姚戚牧飯牛著

詠劇公瑾詩。一事不如張子布。墓前飛過白頭翁。白頭翁。江南呼之爲鷓鴣。公瑾儒雅風流。三國有數人物。當其妻小喬火燒赤壁。可謂極人生之榮耀矣。惜天不永年。有生逢生亮之嘆。古歌章松重布衣名鶴。隱於市廛。嗜詩好友。見道旁殘紙有七字者。均拾而洗讀。不論是非詩。也可謂其痴矣。戊申夏仲。來客吳松小住。於泉唐名士陳謙仙著作林社。買種羹雙。諱囑飯牛書之上句乃布衣自撰。水月松風招白鶴。苦無佳對。鶴仙曰。何不云石泉槐火煮烏龍。飯牛書竟。擲筆狂拜。

戊申新秋。吳縣貝落花園。桐鄉張洗桐心蕪兩詩人。同遊海上。奚燕子謝春柳王籍西與飯牛郎共六人。設宴於小花園酒家。卽席賦詩。落花首唱。心蕪與僕輩和之。貝云。雙飛西園黃鸝。疑入莊周夢。莫來張云。一椀濁酒家千里。起舞青萍明月來。奚云。荷得香泥歸緩緩。呢喃對

飯牛翁小叢書 綠衫野屋詩話

話入巖來。謝云。芳草斜陽春雨後。携樽沽酒聽鶯來。王云。此生不負天人願。直向大千荷擔來。至於飯牛。則一腔酸淚。欲洒無從。筆不成文。歌以當哭。云。世間多少糊塗物。才子佳人何必來。

話入麗來。謝云。芳草斜陽春雨後。携柑沽酒聽鶯來。王云。此生不負天人願。直向大千荷擔來。至於飯牛。則一腔酸淚。欲酒無從。筆不成文。歌以當哭。云。世間多少糊塗物。才子佳人何必來。酒罷歸寓。挑燈記我六人之心性若揭矣。

江都史繩之。鄙謙念祖。弱冠請纒。刀環屢唱。中興名將公其一也。枕戈之暇。著有俞齋文集四卷。俞齋詩集二卷。馮國詞一卷。俱可傳之作。其老將行有句。寶刀擊缺戰馬死。羌兒不敢呼名氏。十載功成青海頭。裨偏百戰皆金紫。笑指當年毒箭飢。征袍裹血走西光。可憐拓地五千里。贏得西風兩鬢霜。直不曾為自家寫照。其他諸作。尤足可觀。此亦不過窺見一斑耳。而曾文正公會劾公謂其識字無多。嗚呼。誤矣。

詩妓李岫雲。別署文韻閣。詩名馳名久播大江南北。客歲來京師。每一藝出。鬚眉往往失色。燈下床頭。疑有捉刀者在。客有面試者。時隔座有琵琶聲。客乃請以賦詩。李援筆而成一絕曰。琵琶江上白江州。紅粉青衫兩淚流。同是天涯怨淪落。梅前彈破四絃秋。於是一座咋舌。拜倒裙下。

鄧湖杉青開畔之落興亭。風景絕佳。今春北走燕雲。舟次其間。會入亭一憩。見四壁題詠殆遍。一一審視。了無佳作。惟有等閒脫却簑衣。以慣看人家使順風二語。尙有寄託。惜苔紋剝落。不識作者誰何矣。

某報有嘲矮人詩。其頸腹聯云。搭棚只用齊眉棍。上陣還須解手刀。未必蠶衣堪作帽。居然馬褂可爲袍。諷而近虐。未免失之過刻。然刻劃矮子處。未嘗不工。

錢塘楊雪瀟太史。戊申六月。避歸道山。天下士夫。莫不憐惜。其生平著作世罕觀者。余曾於時蓬仙觀察處。讀其詩集。今祇憶其題雙忠祠有云。千里援師絕。孤城殺氣深。大呼殘卒起。遇戰陣雲陰。下馬無完肉。登樓有死心。英靈留影在。不共劫灰沈。蒼老遺繫。有錚錚之概。其他惜多不記憶。爲憾事耳。

讀餘墨何談。見有吳蘭石所作。無題二下平韻三十首。極佳。已全錄入美人香草集中矣。余尤愛誦其警句。如。最難好月常三五。未必驚鷺定一雙。明月有知應墮淚。好花無恙暗傷春。天邊那有常圓月。嶺上從無不散雲。新蕉愁重舒還卷。老藕絲長斷復連。兒女多情原是佛。英雄末

路半爲僧。鶻愁秋漢勞無補。蠶吐春絲死不休。諸語愛復采入詩話。  
 劉香遲比部客歲在郡時。同余作狹斜遊。眷洪月閣眉史甚切。雙飛雙宿。未忍一刻離也。歲事  
 云暮。劉賦言歸。瀕行日。洪以事不果送行。劉不憚。黃洪以不情。洪大恐。勸余爲之解強。再四。余  
 爲其作詩四章。中有不敢登車親送別。恐教握手更心酸。二語。劉閱之。驟然冰釋。  
 古人之詩。多真情真景。故耐讀耐看。戊申三月。余驅車赴西城。途遇雨。避雨小蓬萊。登樓遠眺。  
 始知王右丞之雲裏帝城變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二語之佳。  
 丁未季冬。全家居桃塢。天寒日暮。修竹罷倚。適二三舊侶。過我半舫。劇談之次。戲出青蚨數百  
 翼。消寒會。聯斗酒雙雞之權。門外雪大如掌。小火紅爐。復冰冷。同人酒興未闌。呼童沽梨  
 花春一甌。倒入床頭樽。供興飲焉。余呵凍伸紙。首題一絕。中有句云。一請陸翁相對飲。何須春  
 雨聽黃鸝。適落花生亦在座。笑謂余曰。一請字未免太俗。余曰。杜詩有黃鸝三請之句。君言  
 一請太俗。則三請更俗不可耐矣。落花生乘醉起立。倒身便拜曰。我讀書不多。我過矣。我過矣。  
 余擲帽謂同人曰。落花生雖口似懸河。今日亦爲我難倒矣。然其虛心處。要不可及。

戊申中秋月圓日。屬則吟社諸詞人。觀陰黃月。各賦新詩。以遺良宵。歸西漁隱王祖餘詠無  
 題一律云。轉憶當年事渺茫。應知自悔太郎當。八行書信雙行淚。六曲屏風九曲腸。竹簾床空  
 秋夢遠。薛燭花發曉衣涼。滄桑變易有時盡。惟此相思不敢忘。同社傳觀。舌橋不下。吳縣貝落  
 花秀才嘆曰。我不意思甫敦厚。人偏能作此溫柔佳句。飯牛忝列首席。擲筆起立曰。此所謂溫  
 柔敦厚。一座闕室。

世叔袁厚初參議思水。湘潭海觀中丞從姪也。詩學樊桐。善宗坡老。觀察杭州。政聲敷布。浙人  
 士至今猶稱道弗衰。別署禮閣郵齋。著有劍氣集花魂集詩鈔二卷。俱可傳之作。其神韻處。直  
 過次同。古意有云。榆莢作錢空自舞。藕絲爲線不勝縫。楊花入夜愁飛白。荷草經春怨洗紅。鮫  
 綃碧被千絲網。鑲鎖紅消一寸灰。梧桐葉落烏頭白。蘆葦花開雁淚紅。纓頭擲與紅綃。貨焦尾  
 裁成綠綺。長是浩紗甯異衆。未應留枕獨憐才。應知夢雨終無幾。未必春風總不如。無題云  
 弱水夜涼花未落。崑崙春盡月初生。綠窗人靜滿聲。花滿闌干月滿池。心字夜香燒  
 不斷。思君全在未灰時。

洞庭東西兩山。沈浸巨區中。遠望之如烟螺雙髻。山中人。種桑麻。養雞犬。半耕半讀。多怡怡。自得其趣。友人際眉良。住西山之麓。築草屋十數楹。奉母以居。白頭娘倚杖柴門。臨風鶴鶴。絕似一幅王摩詰桃源圖。眉良愛吟詠。著黃葉村莊詩集八卷。餘姚戚牧序刊行。世讀者比之陔馭山。

湖州黃丹旭。題鴛湖采菱仕女二絕云。十五吳娃打漿遲。微波渺渺擬通詞。郎心其奈湖心似。烟雨迷離無定時。南湖湖畔多柳陰。南湖湖水清且深。怪底分明照妾貌。模糊偏不照郎心。輕情活潑。意味靡常。

天台吳茜雲女史學素。有閨怨七律一首。內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及百千萬兩丈尺半雙等字。復以溪西雞齊啼為韻。其詩云。百尺樓前花一溪。七香車斷五陵西。六樓遙望三湘月。八載空驚半夜雞。風急九秋雙燕去。雲開四面萬山齊。子規不解愁千丈。十二時中兩兩啼。鬼斧神工。巧思綺合。當與蘇若蘭並傳。詩見三台名媛詩輯。

瑞香女史。曾以撫松聽泉圖在消閒社徵題。薛子謙題亦應其課。詎榜發。薛竟列入閩秀榜。

中。薛戲答一絕曰。七尺昂藏二十年。如何強派作嬋娟。易筭與我潭開事。兄妹論交也是緣。一時傳為佳話。

名媛尺牘。載吳柏女史致呂家姊論詩一束云。白髮三千丈。此詩人舖張語耳。泥之則向痴人而說夢也。即如不貪夜譏金銀氣。此語奇極。然須以不解解之。如必求其何以夜譏。雖起杜老於九京。彼亦不能以解解也。引伸觸類。莫可勝窮。善夫孟子之言曰。以意逆志。直千古讀詩之法云云。若女史者。可謂能讀詩矣。後學觀之。當省悟不少。

知夢老人陳寅。字鎮。如浙紹餘姚人。以菊花詩得名。世稱之為菊叟。晚年飲酒悟道學真仙。置酒參禪學古佛。嘗畫坐菊圖一幀。郵傳四海。徵諸名士題詠。卷中佳句。如江上晴霞。繽紛斜樓。讀之目不暇給。榮桑陶頌情布衣五絕四首。蕭颯飄蕩。餘韻悠揚。詩云。野花多壽相。高人性澹泊。攜此三徑園。幽然自知足。沽買一瓶酒。來請西鄰翁。携手出東籬。開飲笑秋風。箕踞席地坐。脫帽看唐詩。點頭閉目想。風流杜牧之。石床隱蟋蟀。唧唧作寒聲。或云歐陽修。我祖陶淵明。天機活潑。毋怪我愛阿陶也。

蓬友與伯衡於青蓮家見一立軸小帳乃安吉老名士所繪仲章之筆上畫枇杷一樹實可  
掩而笑也吳即以重金購歸四海名士題跋殆遍余亦題七絕一章云公子東園講詩歸特  
來門卷即榮輝黃金不買美人笑蜂蝶紛紛外與又堅情與歸貝大年題詠只以余作在  
前知難與較吟笑開眼曰僕雖自命為才然正如李太白登黃鶴樓見盛開離留題亦只  
闌筆矣既即悻悻而去迄今思之良已過門重取畫過橋橋島勝黃鶴之彌  
章星裏表伯示其尊人靈廟公種梅書屋詩稿余拜而讀之其中如月季花有云此生真是同  
明月一鏡團圓十二回春日遠眺云東風原北仍芳草春南江南又杏花又村店酒旗橫北郭  
欄白烟雨鎖南朝春原如夢空啼鳥人不能歸莫問潮東郊外春光漸放云不是東風欠公道  
春深原有未開花又夜箭獨坐有感云青燈孤館夜紅豆故鄉心皆可傳之作也  
又有遊元人燕姬曲云燕原有女十五六弱腰輕盈似玉風和衣帶倚樓頭雙袖揚眉眉黛  
繞春歸獨自抱芳心等短亭長別恨深秋千院落梨花月轉暗地夜沈沈芳信年年回還水  
春歸初醒懶梳洗小窗日暖捲珠簾楊花滿地隨風起作時年既十二齡童年有如此為逸殊

不可多得也

萬人如海我生遊處其間終日營營到底為何事然而世事蒼黃人情反覆身受者可發長  
嘆榮榮陶陶隨枯石塵詩有云夫妻恩怨三生夢朋友交情一字錢二句當寄斷風雨舞雲荷  
枕讀之不自知涕泗何堪落濕透重衾也

從來咏七夕詩甚多大抵瓜果乞巧而已蘇州陳文甫詩有云雙星畢竟無多巧不解成橋要  
鵲填善翻古意別具慧心

文甫絕詩神韻尤勝似阮亭其過蘆溝橋云萬戶鐘聲靜響曉風殘月過蘆溝燈人歸吳江  
云一葉晴懸雙燕雨蕭蕭紅蕖下吳江至其七律如晚燈云白蘋人打烟中紫紅葉僧歸畫裏  
山春遊云紅橋細雨烟中路紫閣垂楊畫裏城秋日即事云白雲一杖打包紅蕖半開黃酒  
樓登和州城即景云林蔭缺處水全白江雨來時山欲無則又是輞川之詩中有實也  
餘款玩既新上頭云為要好多心轉感偏將宜稱問旁人吳越之味美人刺綉云閉情正在  
停針處細嚼紅絨吐露應俱以繪水繪聲之筆由寫女兒情態吾不知其何以體貼到此

郭進華黃仲陵先生紹興德配基氏一時梁孟戊申幸先先生夫八有晚時六章哀感之音仍  
出以溫柔敦厚洵名氣風鶴也詩云花市斜街舊寄廬與君同視學鴉盈至今遺墨仍盈餘  
畫人間墨案圖高人偶爾賦閒情絕妙文章亦有名此去仙前少待願分刺獲住蓬瀛堂上  
暮鳥已白頭吳山越水堪成愁厥免解有桑弧志我為搜書且覽留稚子垂聽最可憐為君機  
情學參兩他年遺迹知珍重手寫榜尾第幾篇(原注公手寫榜尾第幾篇皆徑寸字)紅豆  
燈殘月色清五更鼓角斷腸聲柔腸不礙今猶在青鳥何人可寄情淚濕羅衣兩袖寒玉衡乍  
轉覺春殘庭前種竹君何在天上人間共話難(原注公素好竹今於春中陳地種種今竹在  
而公遊矣)

番禺陸氏宗廟字孝新三十有餘易名宗廟取莊子休天時人之意故更字太休風流何備  
潘潤不羈幼年隨官維揚時名震大江南北平安書記無此風靡每當月明時携姬人喚妓  
神取玉笛至廿四橋頭吹梅花三弄人間之莫不曰此沈詩人笛聲也且邗江為千古佳麗地  
於春日約三知己開鏡臨湖至不羈處

郭提學黃仲跋先生紹箕。德配某氏。一時梁孟。戊申春。先生卒。夫人有執詩六章。哀感之音。仍出以溫柔敦厚。洵名家風範也。詩云。花市斜街舊寄廬。與君同碗學鴉鴉。至今遺墨仍盈篋。難畫人間舉案圖。高人偶爾賦閒情。絕妙文章亦有名。此去仙山能少待。願分剩藥住蓬瀛。堂上慈烏已白頭。吳山越水總成愁。豚兒解有柔弧志。我為程書且暫留。稚子童驂最可憐。為君懺悔學參禪。他年遺迹知珍重。手寫楞嚴第幾篇。(原注。公手寫楞嚴經全部。皆徑寸字。)紅豆燈殘月色清。五更鼓角斷腸聲。藥爐茶竈今猶在。青鳥何人可寄情。淚灑麻衣兩袖寒。玉衡乍轉覺春殘。庭前種竹君何在。天上人間共話難。(原注。公素好竹。令於署中隙地滿種。今竹在而公逝矣。)

番禺陸廉沈宗疇。字孝耕。三十年後。易名宗疇。取莊子倕天畸人之意。故更字太侔。風流倜儻。瀟灑不羈。幼年隨宦維揚。詩名震大江南。北平安書記。無此風騷。每當月明時節。携姬人。喚妓婢。取玉笛。至廿四橋頭吹梅花三弄。人聞之莫不曰。此沈詩人笛聲也。且邗江為千古佳麗地。於春日的。三知已。出綠楊城郭。至小秦淮。惟平山堂。水榭。花。...

不忍去。詩人愛花。愛美人。天生至性。不可移易。則斯人三。其次名拜。美麗無匹。能詩。工詞。善畫。輯有拜鸞樓小品四種。皆手所鈔錄者。裝潢精美。藏書家爭先購求。卒不可得。余曾於友人案頭見之。四種者。乃如皋冒辟疆影梅庵憶語。益都趙秋谷海鷗小譜。莆田余淡心板橋雜記。一為欠愁集。欠愁集者。摘錄金瓶史。梧岡西青散記中。關涉綉山女子。雙柳各節。彙成一冊。因詞句有舊愁還欠。故命名欠愁集。實則西青散記之摘本也。其風度亦可想見矣。惜已於前年作古。詩人不盡墜樓之感。乃詠落花詩三十律。以哭之。迄今傳誦海內。稱為北落花。以吳縣貞大年。亦有落花十六絕。暨律句十章。稱貞為南落花。古詩云。山外青山樓外樓。六橋歌舞幾時休。當唐宋時沿堤荒畦。盡屬酒樓妓館。故西湖竹枝詞。有恨無隙地種桑麻之句。今則青山無恙。歌舞寂寂矣。近年來自辟杭埠通商。於明月晚風前時。或聞珠喉宛轉。猶憶丙午夏間。有日本名妓。買一葉蓮兒。按風琴。唱土音。一闕廣寒。足使湖山生色。從來以花比美人。花中如海棠。桃李芍藥。杜鵑。何等嬌豔。嬌媚。惜乎一經春雨。秋風。催殘枝葉。

胭脂滿地。狼藉媚紅。隨流水。委香泥。好花易謝。美人易老。百年歲月。能多幾日繁華。袁倉山夏詠落花詩。游子相逢終是別。美人有壽已無恩。感慨系之矣。仁和王丹麓逸語。花是美人小影。美人是花真身。道前人所未道。真雅論舊詞也。

古體詩須意在筆先。力透紙背。有麗語而無險語。有艷詞而無淫詞。看似華藻。實則雅潔。看似奔放。實則謹嚴。古體詩之不易為也。如此。宜乎甌北推重放翁之古體。遠勝律詩。

有人作詠史詩。自懼流於平弱。於是立意奇特。多作翻案語。無一平正者。若樊川之題烏江亭云。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是直不度時勢之言耳。至若楊一清之詠昭君云。驪山舉火因褒姒。蜀道蒙塵為太真。能使明妃嫁胡虜。畫師應是漢忠臣。措詞未嘗不新。然究非確論。劉知幾謂作史須兼才學識三長。論史者甯可缺一乎。余最愛楊孟載春草詩。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十四字。以其鍊字選聲。取神命意。無一不工。當推詠春草之絕唱。而不得楊春草名。亦有幸不幸也。

長洲程東北黃城鎮。亦一大市集。有...

一枝相傳六朝舊物。枯幹橫雲。並無枝葉。春秋四季不見榮彫。光緒乙巳夏。一夜狂風驟雨。怒雷猛擊。半面奇芳。聞聲。里。村人往觀。其色如青銅。然木理剝離。旋繞幻成。釋迦牟尼跌坐狀。隱約可辨鬚眉。鄉愚焚香禮拜。路徑塞斷。至今猶聞香火不絕云。

雪濤詩評。載一女尼詩云。到處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嶺頭雲。歸來笑捻梨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余謂此詩。頗具禪機。即我佛一笑拈花之語。非得大解脫者。安克臻此。比邱尼其庶幾乎。長篇詩為長短句者不難。而五言最難。為奇險語有壯采者不難。為莊嚴語有風格者最難。欲冰之言。殊不我欺。

世上苦人多。一語膾炙人口。雖婦孺罔弗知者。是語乃趙雲松句。雲松謂此等句。人人意中所有。却未有人道過。一經說出。便人人如其意之所欲出。而易於流播。遂足傳當時而名後世。此論良是。黃山谷所謂詩須以俗為雅。以故為新者。其殆是歟。

詩效李岫雲其所作詩。平時秘不示人。客歲大江南北。遭水災。岫雲憫之。慨然以己所著文韻。開詩存。雕板行世。售得書值。悉充賑款。一時紙貴洛陽。不三月而銷溢千册。世論善之。余遂因

以窺窺全豹。其詩中七截居泰半。筆致殊清秀。殆所謂聰明詩也。因為錄若干首於下。遊龍華寺歸途口占云。依依塔景暮烟籠。夾岸桃花趁晚風。清磬一聲歸去也。夕陽都作可憐紅。丙午秋九由海上入郡之作云。官堤楊柳綠絲絲。殘照征途薄暮時。同有風塵憔悴感。(指同行諸女伴)小蠻瘦損舊腰支。贈別云。油壁香車控錦機。歸裝好趁馬蹄肥。還將三折陽關柳。扶上燕台銷夕暉。憶舊云。桃花潭水已乘舟。躍入梁溪不自由。二十六年淪落恨。天涯訴與白江州。夜半不寐云。高捲珠簾待月明。尋詩何必到更深。落花有恨憑誰訴。碧海青天夜夜心。征人行云。將軍鞍馬出榆關。電閃旌旗賊胆寒。播蕩海氛三萬里。戰袍換得錦衣還。七律如贈別有云。一月盤桓三月別。前生香火此生緣。亦頗可誦。李遊漢口遇舊家子陳生量珠聘去。聞琴瑟甚敦云。

太伴組織國學幸編。其第一册出版時。余寫示宮柳題(七律四首。限漁洋秋柳韻)付刊其封面。徵詩南北。欲網收天下士。日昨郵筒遞到寸箋。捧視乃廖榆軒詩。其王字韻云。心空聲道。經秦火。腰細臺台夢楚王。精字韻云。南內月明誰撒道。西宮春盡自吹簫。四律亦頗可誦。

傳相。佳作必多。他日宮柳榜開。必為詩界放一異彩也。昔天下名士美人。各賦生花筆。研古踰塵。遺我新詩。一飽眼福耶。

吟詩自寫牢愁意。讀史誰多感慨心。余乙巳秋客維揚時作也。拙詩往往不留。殘稿零篇斷什。拋擲殆盡。西人日將赴南匯奚氏館。料理行裝。忽於斑竹箱中舊書帙裏。得此二句。一再誦。頗覺有佳意。則今之學業荒疏可見。特不知何日續成一律為完璧耳。

詩妓岫雲有和人落花詩十律。如飄茵竟爾埋香骨。飛絮空勞舞細腰。又望賒南浦情難契。誤嫁東風命自知。又追思惆悵春光裏。羣感飄零夕照中。又紫玉成烟空色相。綠珠泣月悟禪機。又杜宇空悲春日暮。湘靈遺怨海波深等句。不啻借他人酒杯。澆我塊壘也。李尙有京邸感懷四截。為文韻閣詩存中所未載。余客歲與之邂逅郡下。渠寫以示余者。因并錄於下。覺此四截較勝詩存多矣。詩云。舊是雲英未嫁身。胡麻一飯便風塵。脂慵粉軟渾閒事。如此江山大可人。又尙有新詩付碧紗。五陵裘馬七香車。相思紅豆胭脂顯。說甚金釧萼綠華。又授枕陳思事有無。尊前未解百眉圖。黃金駿骨憑誰許。鑄錯無心鐵淚枯。又白傅江州只自憐。個個孤負十三

絃如何一樣靈均淚。併在昏燈濁酒邊。

歲底謂之除夕。言今年止此一宵。除去是宵即新年也。詞客騷人往往詠詩消遣。容易着筆。而頗難出色。文衡山甫田集中最多。記其二首云。人家除夕正忙時。我自挑燈揀舊詩。莫笑書生太迂闊。一年功課是文詞。又遙夜遲遲燭有花。家人歡笑說年華。人生勿苦求身外。常得團圓有幾家。可謂文言道俗情。極力描摹。若明季袁凱之今夕知何夕。他鄉說故鄉。看人兒女大。客歲年長。戎馬無休息。關山正渺茫。一杯柏葉酒。怎敵淚千行。則能使客中度歲者。寸腸九斷也。

江都童山人補蘿。爲詩刻苦。處境清貧。平生取與一介不荷。賃僧寺半屋。賣藥課徒以自給。與武進徐布衣石瓠。同一風味。著一十六番花信館稿。多夷猶高曠之音。其命名一十六番花信。要有深意存乎。東本邑秦曼青附句云。眉影淡描螺子黛。夢痕驚入鶴兒香。頗覺傳神婀娜。南部烟花。記煬帝宮中爭畫長蛾。司宮吏目給螺子黛五斛。螺子黛出波斯國。鶴兒香不知何物。暇當走函甘泉。誠殷勤請業。

悼亡詩。當以元微之遺悲懷三首。李玉溪錦瑟無端五十絃爲絕調。後之作者。均不能出其圈格。我謂不然。一人有一人之心事。一時有一時之境地。情景不同。語句自異。豈可見誰勝雲。遂曰世上無龍哉。此乃坐井閉談。不足服聰明士也。奉賢莊明經笠夫。博學多才。少年抱黃門之痛。神傷荀令。偶賦離歌。有斷句數十聯。皆字字淚痕血漬和墨寫之者。句云。湖上秋風蓮子落。苦心到底底不分明。小雅怨誹而不亂。中有難言之隱痛。流露於行間矣。同病相憐。人何忍復問耶。飯牛世味皆嘗遍。所不知者悼亡耳。四十載結髮人。尙在床頭捧檯。亦洞房樂境。高淡人之言曰。天下奇文是真。真到極處便奇。奇到極處便字。字是珠。亦字字是淚。余謂作詩亦何獨不然。

蘇黃並峙北宋。趙觀北謂東坡詩隨物賦形。信筆揮酒。不拘一格。山谷則專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尋常語。故其詩幾於無一字無來歷。更以選才凡料爲主。甯不工而不肯不典。甯不切而不肯不與。往往意爲詞累。而性情反爲所掩。此語良是。然不如李艾軒論蘇黃詩云。丈夫見客大踏步便出去。若女子便有許多裝裹。二語之痛快也。

吳諺爲人容易做人難。爲人則幼時未知入世故容易。做人則中年萬事經心。故難。成飯牛曰。爲詩容易做詩難。何也。爲詩不過吟風弄月。安排平仄而已。若做詩更當獨立門戶。則成一格。與古聖賢爭勝。自覺難矣。然今人於詩。誰肯苦心細做者。

蘇東坡黃山谷並稱蘇黃。我甚不解。東坡奇才。趙宋一代無與抗手。何況庭堅。試觀其書法出顏魯公。而自成一派。畫竹則文與可。差堪彷彿。然猶不敵其清逸。詩神似太白。才氣更過之。作宰名區。民頌德政。文章詞藻。如海外三神山。令人可望不可接。後世蘇黃並稱者。猶李杜瑜亮同傳耳。李之不如杜。瑜之不及亮。三尺童子。尙能辨別。

丁未中夏。余過高郵州露筋祠。繫舟湖畔柳陰。舍舟登岸。獨步祠宇。見破壁中殘石一截。云神姓蕭名荷花。余題七絕三首於牆頭而歸。今祇記得二句。餘均遺忘矣。詩云。池塘雨過月明上。風送白蓮花氣涼。同社擬爲陸天隨王漁洋。當之自愧耳。

今人賦詩。遠不逮古人。唱歌。古人唱歌。有竹枝子夜遺風。今人賦詩。多刻舟畫虎俗格。每詠七言句中。往往入畢竟記否。那堪可憐底事。爲問等字樣。讀之令人生厭難耐。如陳仲子誤食

兄鴉。不得不出而哇。鴉鴉之肉。

袁了凡好談地理。一日訪至光福。問一村農曰。願聞此地有好風水。農曰。小人居此三十年矣。但見戴紗帽來。不見戴紗帽來。上墳。袁恍然大悟。余謂村夫卓識。洵出士大夫之上。妙語解頤。當喚醒夢夢者不少。古詩肺腑而能語。醫士食無所。山川而能言。葬師色如土。旨哉。

天下萬事。往往今人不逮古人。我謂惟作詩則勝於古人。愈甚。試觀三百篇後。迨及三漢兩晉。至於五代。而唐宋元明詩學不大備乎。前朝古文名賢輩出。吳太倉錢常熟沈長洲王新城朱秀水陳陽羨。并專以性靈開後學法門之泉。唐倉山老叟。營造屋然廳堂池館。廊舍亭臺。莫不全具。卽室中藥鼎茶鑪。並皆羅列。嗚呼。嘆觀止矣。

禮親王奕慎。自奉甚儉。退朝燕居。布衣蔬食。泊如也。衣冠黯然。夏日手一黑竹筴。未嘗搖白羽。握齋。著野綠菴詩稿六卷。多律句。七古極少。

詩有別裁。非關學問。祇須字句停勻。格局周到。律法詳細。便算好詩。正無用鋪張。唐宋借重李杜。方爲佳。如美女子。然當取其柳眉婀娜。體態苗條。雖小家。蓬戶。亦生碧玉。若朱門閨閣。

而嫖母東施。能強謂之美麗乎。

言爲心聲。詩可見志。吳騷開口見喉嚨。詩之謂也。白居易性情溫厚。故憶妓詩。多於憶民詩。元稹化名張琪。雙文一詠。至於再詠三詠。王安石秉姿執拗。全集無一風騷語妙。邵康節道學。而宛然道家者流。自創別派。一枝清香烟內裝。謝天謝地謝三光。又如佛偈。又似道情。總不能謂詩之化境。

陶淵明淡泊靜逸。出宰彭澤。不甘受五斗微祿。向郵卒小兒折腰。解組掛冠。返柴桑高隱。賦歸去來辭。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以見志。其詩直接三百首後。陶韋並稱。大誤。大誤。韋應物何能與靖節同年而語。此與周瑜諸葛亮稱瑜亮。皆是不可解事。

與梅村流入清朝。果一代作手。三百年來無與抗衡。惟大節有虧。未免白圭之玷。讀其絕命詞。一錢不值之句。旁觀亦爲腸斷。後世存其人。悲其志可也。宋元趙松雪古今同歎。若當時稱爲江左三家之合肥。鬢常熱。錢吳乃佛頭。龍鏡狗獠也。

名士美人。好花明月。爲世間至可憐愛之物。偏有不解事。禁僧。著書立說。誣語擲之。此真

殺不可赦。余舊聞楊妃洗安祿山頭。懷疑貳以爲如此佳麗。馬嵬羅襪一曲雨淋。路入且爲腸斷。還思長生殿裏。私語無人。地久天長。綿綿遺恨。後讀小倉山房詩云。唐書新舊分明。在那有金錢洗祿兒之句。不禁雀躍而起曰。括蒼老猿。爲千秋萬古絕代佳人。洗冤海底。宜其享騷壇盛名也。隨園詩薄弱不足學。此等處却不必沒。

作詩初非易事。眼力胆氣手法三者缺一不可。眼力宜廣大。胆氣要雄健。手法須靈活。方有佳詠。若眼力小。胆氣怯。手法滯。雖欲求一句之工。亦不能得。况長篇巨著哉。多讀李杜詩。則不難日進高明。

泉唐陳樹。善詠香奩體。著新疑雨一集行世。自比於金瓊王彥泓。中有妾意郎心雙赤。赤。卿衫濃袖兩青青。妙想天開。得未曾有。不知其落筆時。嘔盡幾許相思血淚。西廂曲知音者。芳心自同。感懷者。斷腸悲痛。然而伊人秋水。何處天涯。

浦東周繞三百里。召稼穡一小村鎮耳。有奚氏聚族而居。歌斯哭斯。五六百年矣。半讀半耕。躬穎者荒。館課徒。冥頑者蕪田播穀。安貧守拙。樂道營生。遠近皆稱奚氏子弟。爲好百姓。雁賓孝。